



錄 目

辣裴脫之笑

夢

痛別

梅花姑娘

曉色

鸚哥

石屋嶺



年舊歷的元宵節，李奮到他的新友丁文綺女士家裏去閒談，剛進門口，恰巧文綺整着圍巾走將出來，李奮見了一呆，心中却一半兒歡喜。

「出門嗎？那裏去呀？丁女士！」

李奮脫下了帽子，身軀微彎着帶笑地問。

文綺瞟了他一眼，望了望站在身邊的弟弟，他正在忙忙的梳理他的頭髮，她
回說：——

「新年裏最悶氣也沒有，坐在家裏，懶洋洋地像要睡去，還是跑向外面走走，疎散疎散精神。今天城內有廟會，隨意去隨喜隨喜，無非是軋軋熱鬧而已。我本也不想去，但無聊中借此消遣，又禁不起我弟弟的催促，所以就去頑一遭。李先生若高興去，不妨加入這小小的觀光團。」

李奮忙連聲答她：

「我也空閒得很，特地來瞧你，談談什麼，你們高興去看廟會，好久懶得進城的我，那有不願意去光顧光顧的道理。你們整理完了，一同去頑吧。」

人

山人海的廟會，穿紅着綠的男女，蛺蝶般擠進擠出，到得人多的地方，用盡平生之力，往往還不能前進幾步。李奮文綺和她弟弟三人，在人少處左顧右盼，瞧見鄉下人的姿態，非常好笑。他們信步走盡一條街，街東角有許多賣傢具的臨時小攤。最觸眼簾的，是一對鸚哥，綠的濃艷的光彩，逗引起無上的愛意，白的也純潔到心靈上如看着聖母的神像。文綺和李奮不覺站住了細看，年青的鸚哥正似人般的沉醉在顧影自憐的春風裏。一對配得妥當的伴侶，互相愛憐着青春的難再，綠的不時把頭投在安慰的溫柔的白的懷裏，白的也依依地摩撫般擦着綠的頸項。

賣鳥的北方人，嘻嘻地笑着臉撐了腰，深藍色的單布袍，罩在短衣褲外面，藍布袍的開縫處，露出亮晶晶的烏黑的沖毛葛褲子，褲腳管緊扎住了條帶，他無意中擱起了腿，在一隻彎曲不正的樹幹做成的狹長凳上，當他心裏深感興味地望着李奮和文綺。他的粗糙的手，不知怎的推移到沖毛葛的褲上，起了異樣的感覺，他吃了驚，忙放棄一時年青人的甜夢，而被愛惜褲子的意念所克服，他的眼光立刻會變做可惜中還僥倖的表露。看廟會的傻，子手裏拿了油膩膩的東西，望着野眼，邊吃邊走撞過來。一個驚嚇，他的膀子已劇烈地碰了李奮一下，李奮的癡念，一剎間化為煙雲般縹緲無蹤，自然地文綺做了個笑臉。



書回來後的文綺，總是坐在廊簷邊逗弄着一對鵝哥，那鵝哥經了半年多「教話人」的訓練，簡短的句子，已能上口，文綺深怕刁頑的小花貓來侵害牠們，從鵝哥進門後便不喜歡小花貓，時時驅逐牠到母親房裏去。他逗

弄得鸚哥厭了，她抱起癡心地昂着頭坐在身邊的卷毛狗靈靈。靈靈坐在文綺的身旁一刻不離，常看着一對鸚哥，或許牠的小小的靈田裏，已種了愛的根苗，或許有一天牠會夢想到嬌綠的鸚哥和牠做了最密切最密切到忘懷了白鸚哥的境界。

環

環的詩聲，竟然能出了鸚哥之口，文綺隨意地背誦着的唐詩，牠們也能上句不連着下句，一會兒記起，一會兒忘掉的宛轉地像文綺聲口般發出來。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文綺背誦着，鸚哥也跟着一字不遺的低唱着。敏慧的鸚哥，值得人多麼的憐愛，文綺當牠們是學生般看待，自以為師長似的常去教導牠們。

「綺妹好清閒，做了鵝哥的先生，收了這樣美麗的好徒弟，怪不得忙得這幾天連信也不給我一封，害我老是盼望着。」

李奮趁文綺教鵝哥高興時偷偷的從屏風背後進了過來。

文綺斜扭轉粉嫩潔白的頭頸，眉睫毛鬆動了一下，露出愉快的笑容說：——

「原來是你。促狹鬼！總是不肯大大方方的跑來，跑來時像小竊掩在人家背後唬嚇人。」

「嚇壞了人怎樣？至多賠條哈吧狗，哈吧狗嫌少，再買一對鵝哥就夠了。」

李奮因她說了促狹鬼，就口頭上報復了她，這種占便宜的心理，文綺也理會

了不答。她繼續說：——

「別說閒話討我便宜！奮哥！這幾天我天天等着你的大駕，以為你大概要來的，所以懶得寫信給你，誰知你書獃子老是等信。今天想起來等得急了，因此跑了出來。怪不得士別三日，頭頸已長了三寸，非刮目相看不可。」

說着，文綺禁不住自己先覺得好笑了。

李奮微微的也陪着她笑。

鸚哥自唱牠們的詩句，雖則遺忘的接續得可笑，却没有文綺在前面糾正牠們的錯誤，教導牠們的句調，只有哈吧狗靈靈，看了李奮和文綺，走出迴廊外，仍回頭癡望着她們。



雲已籠罩滿大地，一片全民革命的聲浪，隨着軍號聲，把許多青年誘惑了，尤其是夙具愛國熱的李奮，他屢次想開口問文綺到底待他怎樣，但他見文綺從沒明白表示，他恐怕家境遠遜文綺，終究不能使文綺的父母加以青眼，因此，她萬萬不能再忍受自己心頭的苦悶。

李奮憤恨地自己忖着：大丈夫不自努力去建樹些功業，獲得些勳名，自己沒有相當的地位，萬不能使人家瞧得入眼。他滿腔的熱血，沸騰到極點。幾乎燒成

個毀滅後的邱墟。身體強健的李奮，勇敢地豪壯地找了他的一個朋友，自薦到 B 軍 D 師裏去。

可怖的黑夜，在黑夜裏只見兇惡的，吃人的野獸，一羣羣趕來趕去。槍聲連珠價響着，火光熊熊地忽明忽滅，轟轟的大砲，幾乎震破了耳鼓，失了人性的愛國青年，——革命軍 B 軍 D 師的全部兵士。——正忘掉了生命，拚着死與虎狼般的敵軍搏撲。初到戰場的李奮，起初心裏有些綏怕，但到了這時候，槍砲已看做新年的爆竹，勇氣漲滿了血管，反而心裏十分鎮靜，留心細聽那指揮官的命令，眼望着敵軍的陣綫，一步步衝前去，黑暗中見更黑的人影幌來幌去，不特跌到在地上，他也無暇想及他們是受傷呢，或許是已經死去。

敵軍的槍砲聲漸聽漸遠，幾次的猛撲，B 軍 D 師已佔領了五六條壕溝，逼近第一道防綫，電網長蛇般發現在眼前，指揮官下令停止前進，就伏在電網邊，靜候天亮了拆去電網。

連攻了十日光景，B軍D師已進佔了好幾處要地，一直迫近了H州。李奮白嫩的臉，已焦黑瘦削得毫無人形，他整天到晚全副精神交託了槍上的描準，他也非嘗想念起他癡心深愛着的丁文綺。

得了三小時的休息，李奮迴想起了一切，他感受到過去都像是夢境，情愛的意味，似乎有些甜蜜，然而屢戰屢勝的興奮，更含有一種偉大的使命，和督責他安慰他的愉快。他自己常常暗忖着：——我如今纔盡了責任啊！

暫時的沉寂，便是劇戰的開始。司令部萬急準備的命令，又隨着軍號聲而發動，在十二小時內，一定要攻下J村。李奮當然又隨D師兵士向敵軍作戰了。他們衝前一回，又退後一回，苦戰了半天，依舊站在原處。敵軍的槍聲稀了，指揮官得着飛機的報告，說敵軍槍彈快將斷絕，接濟一時却趕不上。D師的兵士們聽了，萬分勇猛，乘機一個個抖擻精神，又努力衝去，敵軍果真支持不下，陣綫上已騷亂起來，B軍一口氣突破陣綫，竟殺退了敵軍。李奮正戰得劇烈，大腿上覺

得冰般的微微涼透到心脾，他霎時又顧到敵人，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

敵軍退盡了。B軍勝利了。李奮的同伴見他大腿上一大塊濕膩膩的血。他驚訝地告訴了李奮，李奮撩起褲管，見了他自己的大腿，槍彈已穿了個洞，洞口涓涓地流出鮮紅的血，李奮纔覺到重大的創痛，他翻身倒在地上，就此暈去了。

等得李奮醒來時，他呻吟在紅十字醫院的病榻上，他的嫩白而堅實的大腿，在他萬分不願中，只得犧牲。不久，他雖已出院，走起路來一拐一斜的姿勢，便是他勝利的痕跡。

丁

文綺自李奮從軍後，她日夜爲他祈禱平安，盼望他戰勝後早些歸來。一天，她的母舅從城回來，看見了她，和她母親咕噥了一回，她也沒留意到他的行動，她還以爲兄妹間的常事哩。

過了數天，文綺的母親把一份當地的報紙給她看，有一篇哀李奮文的記載，

她看見李奮死了的消息，她心中碎割般苦痛，她總以為這樣一個愛她的人，天竟奪去了他的生命。她又深深地懊悔着當初爲什麼不把她全部的愛貢獻給他，勸阻他去幹這種冒險的事情。

文綺悲痛着李奮的死，對於一切眼所見到的，都深覺厭惡。她懶懶地靠在床上，眼望着帳頂出神，她母親笑嘻嘻走進房來和她閒談。她母親的手中，拿着一幀男子的照片，使她懷疑地猜想。

「綺兒！你瞧這個人怎樣？他是新近回國的留學生，也是你舅舅的朋友的兒子，學問很好，品貌也很好，性子更其溫和。……」

文綺的母親絮絮地說下去。文綺翻了個身，臉轉向着裏牀，惱恨地不回答她母親。她母親留下那照片，自顧自去了，她以為這是女孩兒家的羞澀常態啊！

藥

水的氣味，充滿了鼻子，腦中嗅了似乎難過，却又似乎爽快。文綺悠悠地從夢中般醒來，眼前擠滿了一屋子人，模糊的眼光中，只覺得許

丁

文綺的母親，第二次提及那幀照片的事，料不到文綺毅然的拒絕她的一番好意。她母親微笑着說：

「綺兒！這樣很好的很相配的一件事，你年輕不知好歹，竟說出不願意三字，難道那家小鬼死了，你還想替他守節嗎？我看還是答應了吧。」

「我無論如何不願意。」

文綺堅決地回說。

文綺的母親冷笑一聲，又說：

「這是你父親的意思，他已看見過對方，這件事無論如何定要辦到的。」

文綺低着頭，眼眶已水汪汪地濕了，淚珠從鼻梁邊急速地瀉下。

多的懷憶。閉了回眼，再睜開看時，纔好像嘴邊有一抹鬚鬚的是她父親，淚痕縱橫在皺臉上的的是她的母親，還有兄弟和其他相識與不相識的，都一起在室中搖幌，睡的床彷彿有些浮動，也許是坐在船裏，但四面遮住的依然是牆壁，牆壁也會圓轉的打圈。

文綺吃了她父親常吸的鴉片而自殺，仍奮救活了轉來。她暫時平穩的心中，又起了悲哀之浪，震蕩得又酸又辣難說的苦味。

室中盡默了好久。

「唉！……」

那是文綺的一聲長歎呵！

戰

事結束了。李奮一蹶一拐地犧牲了他的一條腿回來。他剛回到故鄉，他還未回家走一遭。他一心一意急急的去看文綺，那知走進門來，簷

前的一雙鸚哥，自從文綺嫁後隨夫遠去，便沒人盡力照顧牠們，所以死去了一隻雌的，只剩孤零零自傷憔悴的雄的，牠已記不起文綺所教他的唐詩。牠見有人來，又不禁重唱着人面桃花之曲，當李喬走向廊邊，抬頭望見他時。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
……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丁家的女僕。正在室中打掃。起身瞥見了李喬。喚了聲「李少爺」。李喬站住了脚。問起她文綺。她笑着道：——

「我們小姐早已嫁了個好丈夫，跟着他出門遠去了！」

李喬呆了一回。細問她原委。她望了望裏面。低低的告訴他一切經過的事。文綺的爲他自殺，她母親的設計誑她，她丈夫的親自出馬，如何如何恩愛她，她又經不住母親的硬勸軟騙，到後來才勉強允許了。

李喬低着头回轉了身子，走出門來，在他疲弱的眼光中，頹廢的心靈上，湧

現了肩頭的青天白日的徽章；再移下去看，那是一條戰爭賜給他的木腿。

他微笑了，他神志中似乎向他說：……

「我眼前一切都已勝利了！」